散文极地

远方的远方：台湾

■罗凌

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
我在这头
母亲在那头
——余光中《乡愁》

一

我们这代人，对台湾有一种难以言述的感情。如果说西藏是远方的上方，那台湾就是远方的远方。它很远，在地图上，几厘米就是一千多公里长长的海岸线，台湾被一片蓝色包围，像一小片指甲壳儿，面朝大陆，静静地守望在太平洋西边。

“我爱我的台湾岛，台湾是我家。过去日子不自由，现在更苦楚。”这是我们小时候唱的儿歌《台湾是我家》，这支歌后来改编为《尘欢如梦》，由李克勤唱红。1949年，蒋介石溃败台湾，从此，两岸信息阻隔。我们对台湾和台湾人的了解，仅限于教科书上不长的篇幅，若即若离，遥远而模糊。

时代的烙印往往与经济政治大气候相关。上小学时，好几个学期作文的结尾总是：“我要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，长大了解放台湾，统一全中国。”同时期台湾的高考作文则是《论反攻大陆之必要》。后来，两岸政治空气有所回暖，邓丽君的歌从靡靡之音演变成妇孺皆能唱，成为大陆乐坛通俗歌曲的启蒙。1990年，央视推出“来自台湾的歌声”栏目，《情义无价》等一批台湾电视剧相继引进，“追星族”应运而生。台湾文学在内地悄然开花，琼瑶、三毛、罗兰、席慕蓉、朱天文、朱天心、简祯、舒国治、周梦蝶……那些风格各异的诗词文章，展现了一个全新的视角，成为我们这代人青葱时节的注脚，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之一。在“言情教母”琼瑶和“行吟文艺范”三毛的熏陶下，我们学会了忧伤，开始关注花开花落，渴望到大山外面去流浪，淋雨晒太阳变得诗情画意起来，虽然有点儿无病呻吟，但至少修剪掉了我们性灵中的粗粝枝节。

从文学艺术中揣度台湾那块神奇的土地，它逐渐清晰，又依然模糊。记住了很多地名，诸如新竹、花莲、嘉义、云林、南投、忠孝东路等等。“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，那酒一样的长江水，那醉酒的滋味是乡愁的滋味……”，在吉他的《乡愁四韵》中，两岸之间的相互思念浓烈而感人。我们和台湾之间，仿佛一对藕断丝连的情人。2013年末，从厦门思明区轮渡码头坐船来到东海中央，我们默默地凝望着对面的金门岛，许久许久，想像着那片密密匝匝的绿色后面的人和事，心中无限感喟。

去台湾手续繁多，非常不容易。我基本上没有想过有朝一日能去台湾。2014年，在国台办的支持促成下，巴塘天籁童声合唱团赴台进行文化交流，我随团负责宣传工作。收到赴台通知时，暗暗兴奋了好多天，对于我来说，去台湾比出国更有意义，即便是公干，我还是可以用自己的眼睛去印证在“文”和“艺”中感受过的台湾。这种心情是同行的85后、90后青年们无法理解的。

二

9月13日，从双流机场出发，经过三个半小时的飞行，于暮色四合时抵达桃园机场。

第一顿饭便是老董牛肉面，该面参加了上海世博会，在台湾的牛肉面节上连续夺冠。面条柔滑筋道，牛肉酥烂，汤头清爽，配以各种腌制的小菜、甜点等。对巴塘人来说，面食可谓稀松平常，“天籁”的小朋友们一面吃，一面把台湾牛肉面和巴塘冒面作了比较。台湾临海，面食本来并不兴盛。1949年以后，随着大批国民党北方老兵的扎根，晋陕等地的面食在台湾发扬光大，普通的牛肉面终成名小吃。极简主义者、作家舒国治在《台北小吃札记》中特别推荐了延平北路的汕头牛肉面，说它“有椒香气，有姜冲气，亦有近似浅浅沙茶的药香气；简言之，清鲜也”，这老董面的口味和他描写汕头面的大致相同。单论面食的源起，台湾和巴塘差不多，巴塘人在台湾吃到牛肉面，瞬间就有了家的感觉。

下榻的酒店在靠近基隆河的剑潭，与宋美龄亲自指导建造的圆山大饭店相临，出酒店往右，就是剑潭青年活动中心，蒋经国的雕像落座于此。关于剑潭有一个传说，明朝时，郑成功率军经过此地，遇见神怪与神怪造成的大风浪，郑成功抛下身边宝剑降服神怪，从此风平浪尽，故命名剑潭。

酒店全面禁烟，所有房间都安装有烟火监测器。同行的男士们笑称，抽得起烟，付不起罚款，于是便齐聚在酒店外的亭子里“过烟瘾”，我则独自走出酒店，看台北的夜景。

远处，台湾的标志性建筑101大楼在夜色中闪烁，灯光衬托出它特有的竹节造型，异常美丽。台北的夜是静谧的，晚上十点以后，夜市关门，没有售酒执照，任何饭店餐厅禁止销售酒类饮品。坐在梧桐树下，看街上人来车往，各式店面的招牌映入眼帘。因为喜欢简洁，所以特别不喜欢大城市密密麻麻的广告招牌，凌乱得让人烦燥，但台北却不给我这种感觉，仔细揣度，发现是因为繁体字。《人民日报》曾刊载过一篇文章，论汉字的美学价值，观点令人折服。作者说得对，汉字的章法美、对称美、音韵美只体现在繁体字上，简化字好学，但缺胳膊少腿，不美。台北鳞次栉比的广告招牌上，一个个规整的、沿用了几千年的繁体字，秦风汉韵尽显，台湾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由此可见一斑。看到繁体字，同根同源的亲切感油然而生。后来，在台中的书店买了几本龙应台的书，繁体、竖排、右翻，习惯了左起横排简体，初看有些吃力，慢慢便习惯了。

这天，我们迅速结束手头的工作，在晚上10点前赶到了台北的士林夜市。夜市里人山人海，无比喧嚣，繁华的大街与它相比，竟然安静得多。士林夜市是台北最大的夜市，素以小吃闻名，喝一杯正宗的台湾奶茶，顺着人流慢慢朝前移动。衣服、头饰、食品、箱包、电器……价格不贵，质量也不错，各种琳琅满目中夹杂着“快来买快来看，十点钟打烊，只有半个小时了！”的吆喝声。眼花缭乱中，买了几包黑糖姜母茶，回到酒店品尝，糊甜中略带辛辣，和对岸厦门的姜母茶比，又是另一翻滋味。

台湾产珊瑚。品质比意大利、日本的都好，又大又红，按等级分为阿卡、沙丁、漠漠三类。珊瑚是宝石中唯一有生命的千年灵物，二十年长一寸，三百年长一公斤，属藏传佛教七宝之一。藏族人对红珊瑚有一种近乎膜拜的圣洁感情，对它的珍视程度胜过黄金白银。来到台湾，怎能不买珊瑚？于是，我平生第一次见到了精美绝伦的珊瑚雕件，这些雕件顺着珊瑚的生长原样精雕细琢，佛像、仕女、动物、花卉、盆景，每一件都栩栩如生，不仅具有相当的艺术性，更融合了人文、历史与投资价值，是台湾特有的珊瑚文化。当然，雕件只能饱饱眼福，挑选了几样首饰，特别喜欢那串小巧的红珊瑚项链，每颗珠子都鲜艳、圆润、晶莹剔透。不过，自己长相普通，在如此美丽的珊瑚面前，着实有些自惭形秽，因此很少佩戴，只是不时拿出来把玩一下，这深海中的灵物，是宝岛台湾给我最神圣的纪念，值得恒久珍藏。

活动中期，途经邓丽君的故乡云林，来到嘉义。次日要在学校开展活动，当晚，便在山腰的一个农家乐里住下来。有趣的是，房间门上那斑驳的油漆，内廊墙壁上零乱的涂鸦，竟然跟侯孝贤电影《最好的时光》“青春梦”中舒淇打工的桌球室场面极为相似。农家乐的男主人是一位乡长，他家的小女孩在做作业，想看看基层台湾人的生活状态，便特地关注了他们的住处，乍一看，简直不是一般的乱，床前桌上，东西扔得到处都是。我对同行的台湾导游说，啧啧，真够乱的。他笑，这就是生活。

是的，这就是生活。天南海北，高原内地，所有的人。每个人都像云一样来到世间，最后都会像水一样消逝殆尽。生活的内容总是雷同的，不同在于生命的质感。在嘉义乡村的深夜，呼吸着台湾的空气，喝着台湾的水，和台湾同行共蹭一个网加班写稿子，生活的细节自然、朴素、琐碎，拉近了人和人之间的距离。

寒灯旧事

月色下，那双温暖我一生的手

■张建国

心安是归处。伴在母亲身边，年近不惑的我心里突然涌出这温馨感。

许久未陪母亲走走，加之母亲因为楼下的道路改造，估计每天的走步也压缩了不少。所以我试探是否带母亲出去转转，母亲很乐意的接受了。牵着母亲的手，那双昔日灵巧、温暖、有力的大手现在变得僵硬、粗糙、泛冷。

外面的天色已经很暗了，街灯昏暗，幸好母亲临出门拿着电筒，倒也不怕。沿着凹凸不平的人行道慢慢地走着。我左手紧握着母亲的右手，慢慢沿着人行道走去。

由于改造道路，的确不好走。砂石乱堆、路面凹凸、狭窄难行，加之行人不断，时不时有摩托车擦身而过。我愈加担心母亲平日行走的安全，反复叮咛母亲只在上午至中午左右逛逛就可以了，天色晚了就不要出门了。母亲要我放心，说她每天早饭后走走，基本下午3点前就回家了，不再出去。

母亲年前大病了一场。因为小弟的女友来家居住，和母亲合不来，加上饮食不习惯，胆囊炎一下翻了。过年躺在床上，好几天都动不了身。好在母亲意志坚强，加上药理调养，终于扛过来了。调养了半年，身体仍虚弱。以前，我牵着母亲的手转路，母亲的手比我还温暖。现在母亲的手是冷的，看来元气还没有彻底恢复。

正是这双手，在我小时候牵着我的小手走过多少路？至今我都清晰记得童年时，在月色下母亲牵着我的手赶路的情景。

一次是冬天，母亲带我和小弟去参加三表哥婚礼，耽搁了两天，凌晨趁着月色返回的情景。按照习俗，母亲带我们在婚礼头天便去了，在农村这叫“请伴客”，新郎新娘的姑表舅姨等至亲在“正宴”前一天就去帮忙、贺喜。第二天是“正宴”，举行婚礼。第三天是“谢伴客”，设宴感谢至亲和帮忙的街坊朋友。当时小弟还刚走得来路，我和一群小孩子们尽情的疯了两天。第三天凌晨，母亲早早地悄悄喊醒我，背着尚在熟睡中的小弟，和三姨等一批同村的亲戚们返家。从白日坝到烹坝不过15公里，我们沿着老川藏线，要经过浑水沟、咱里、小烹坝、沙湾等几个村子，才到烹坝。

冬夜里的大渡河谷很冷，好在没风，朗朗月色映照着大地，群山仿佛一群沉睡的野兽。大渡河泛着水银般的光，柏油马路在月色下，也泛着微微的银光，一切都那么静谧，让人感觉神秘。母亲牵着睡意浓浓的我，不时依着家乡的风俗喊着小弟和我的小名，一路往家赶。沿途的村子静默无语，偶尔从牛棚、猪圈传出三两声耕牛咀嚼声、猪儿睡梦中的欢哼声，晨鸣的公鸡深情地呼唤着黎明，我盼望随着打鸣天赶快亮了，却不知这只是破晓前奏，天色还是没有多大变化。几只看家狗看见我们一群人走过，扯着套在脖上的锁链，不停地吠叫，让我的睡意顿无，我紧紧拽着母亲温暖的大手，不由加快了步伐。

小烹坝只有两三户人家，小时听母亲讲在解放前，时有抢人钱财的“棒老二”（土匪），好在天色逐渐泛白，没那么害怕了。走着走着，渐渐到了沙湾村，天色逐渐放亮，离烹坝也不远了。此时，月色渐渐隐去，东方的晓日也慢慢升腾，远远可以看见烹坝村庄的轮廓，在奔流不息的大渡河旁安静地矗立着。望见了熟悉的村庄，母亲之前紧紧拽着我的手也没有先前那么用力了，只是暖暖的握着我的小手，牵着我，放慢步伐，不疾不徐地往家里去。

另一次是几年后，大约我小学三年级的一个星期日，母亲应我的请求，带我到15公里外的姑咱镇去卖菜和小兔子。

也是天还没有破晓，我还在甜甜的梦乡里，母亲悄悄唤醒我，热腾腾的饭菜已经做好了。吃了饭，我们就出发了。母亲背着一大背白菜，牵着背着一个装有几只小白兔的小木箱的我，踏着淡淡的月色，顺着大渡河溯流而上，往姑咱镇步行而去。

小云盘、加劲河坝、冷竹关，在母亲牵着我的沉稳的步伐里渐渐抛在后边。我背的小白兔并不重，可走着走着，渐渐像小山似的压得我踹不过气来。我央求母亲歇息会，母亲说等到鸳鸯坝村休息，并将装有小白兔的小木箱从我的背篼里取去，一只手拎着，一只手牵着我往前赶路。

又走了几步，从我们后边来了一辆拖拉机，驰到面前停下，原来是同村的拖拉机，早早到姑咱镇去拉砂石。搭上拖拉机，远比步行快多了。坐在颠簸飞驰的拖拉机上，母亲握着我的大手更紧了，深怕我有个闪失。望着天上的朗月一会儿钻进云层里，好像害羞的姑娘在脸上蒙上了一条薄纱巾；一旁的大山攒着劲往后跑；路下边的大渡河扬着清波，一路欢唱着向东流去。

夏夜里，虽看不清楚，但乡村特有的泥土味、花草香沁人心脾。百草合着各色野花，菜地里各色菜蔬，还有那一棵棵或舒展腰肢，或挺拔向上，或四围伸展的杨树、梨树、李子树、杨树、槐树、柿子树、枇杷树……混合出了一道大美的嗅觉大宴，让人无限神往，光闻一闻就终身难忘。

月色淡淡的洒在我们的身后、旁边、远山、河谷，母亲身上也仿佛笼着一层薄如蝉翼的白纱，平常因过度操劳而憔悴的脸庞，在淡淡的月色下，竟变得犹如象牙般光滑。风掠过，吹散了母亲鬓发，我从母亲温暖的大手里，抽出手，替母亲将鬓发捋了捋，母亲欣慰地笑了。月色下，母亲的那幅甜美的笑容竟然那么美，深深的烙印在我的心里。拖拉机驰过河口，一阵佛晓的晨风从瓦斯沟口吹来，母亲忙将我的身子搂在她的怀里，那双温暖的，略显粗糙的大手将我的小手紧紧的捂起来，一股暖流从我的心底升起，将佛晓的寒意驱赶得干干净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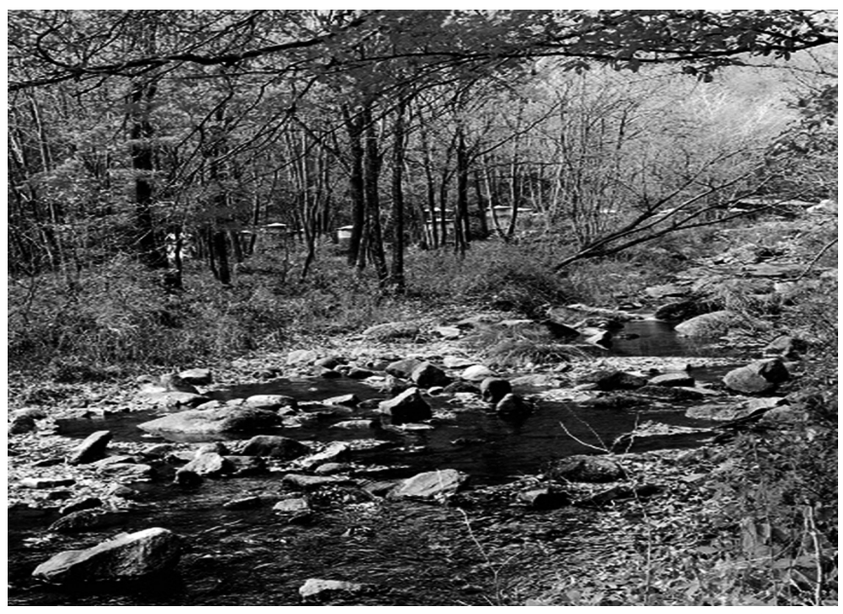
母子同心，我是相信这个的。记得我在远离母亲千里之遥的高寒石渠县工作时，一次我病了，而且不轻。正当我孤身一人抵御着病痛和酷寒的双重折磨时，竟接到千里之外的母亲打来的电话。原来母亲夜里梦见我穿得单薄破烂的衣物在雪地里行走，很是担心，就打来电话询问。听着母亲暖暖的话语，我的病痛也没有那么厉害了，很快就好了许多。

儿行千里母担忧！当年，年少气盛的我师范学校毕业后，为了帮助一位身体羸弱的同学，在没有同母亲商量的情况下，主动替换那位同学到石渠县工作。我拿着改了的“派遣单”（工作分配证明），回到家，母亲正在地里除草，我对母亲说，我替换同学到石渠县去了。母亲愣了一下，但很快说，尊重我的选择。现在想来，当年母亲也是很担忧我的。记得临别母亲到石渠县报到的那个凌晨，我早早的听到母亲在她的房间里长长的叹了一口气，当时不是很明白，只是听到心里很难受。现在过去21年了，想必母亲当日的心情是多么的难受，在父亲英年早逝之后，母亲含辛茹苦，好不容易将我们兄弟姊妹6个拉扯大，可是在面临子女对未来的向往、期盼与世事艰难之际，母亲总是以她宽厚的包容、理解挚爱，尊重和支持我们选择的路。其实，母亲何尝不想将子女留在身边，可我们的却没有去想想母亲的感受，而是一意孤行以个人想法去对待母亲。随着自己成家养子，渐渐懂得了母亲，也深深领悟到古人说的“不养子女，不知父母恩”的深邃含义。现在想想，自从懂事以后，母亲从没有向我过多的索求过什么，即使我参加工作后，每每问起母亲缺不缺钱，母亲总是说有，不用担心，并时不时反过来问我缺不缺钱。

还记得21年前，我第一次上石渠去的那个凌晨，仍是夏日里，母亲在长长叹息后，和往常一样，早早起床，替我做好了热腾腾的饭菜，然后轻轻唤醒我。

临行，还是故乡那淡淡的月色下，母亲久久拽着我的手，一边等车，一边叮嘱我一人在外要自己多保重。

月色下，我突然发现，往常母亲的手可以将我的小手捂得严严实实的，现在已经不能了，但透过母亲那双操劳一生，长满老茧的手，那股暖意径直从我的手上，流入我的心底，温暖着我的一生。



秋意 杨慧 摄

雪花

第2215期

康巴诗记

夜色·风情

——致康定

■蒋锐华

太阳匆匆的洒完最后一缕余晖，
早早的落到了山的那边，
夜的势力开始慢慢的侵袭，
羞涩的月牙，躲在山边的轻云里，
月光泛起波纹，
天地笼上白色的纱巾，
走在沿河而上的观景道，
远处的明黄色灯光，时隐时现，
像调皮的小孩，逗弄着晚归的人。
一天的疲累，被折多河带来的风吹散，
这座叫康定的小城，
有一种厚重的神秘，
让人忍不住想去探寻，
沿河走着，跃动的河水，
让悠悠的溜溜调，在耳边盘旋，
安觉寺的低沉的长号声，
穿过深邃的夜色，
荡涤掉了浮躁，
澄净了心灵，
转过头看到了康定的万家灯火，
在夜色里闪动着，一种莫名的感动钻进了心底，
人已痴迷，
望着家的方向，
久久伫足、不愿离去……。
原以为平凡的夜，
却为康定添了那一抹不平凡的风情。

心灵时空

面粉父亲

■邓知

“是你创造了这个家，然后又创造了我，是你拉着我的手，从昨天走到现在，啊！我亲爱的爸爸……”抑扬顿挫的歌声将我的思绪带回那贫瘠的山沟，在晶莹的泪光中，父亲的沧桑与和蔼又一次浮现在我眼前，在丝丝的失落中感到了缕缕的温暖。

听父亲讲，我小时候特别犟，稍不顺心便大闹不止、牢骚不断，父亲为此操透了心，我也没有少挨揍，有时父亲的眼里竟会闪出晶莹的泪光，那种无奈和伤心的眼神，至今想起来觉得格外沉重，也真难为了父亲，那时家里穷，两个姐姐年龄还小，帮不了什么大忙，父亲经常是拖着疲惫的身躯，结束了一天的劳动后又加夜班帮别人加工面粉，挣回一点小钱解决家中油盐酱醋、茶叶盐巴和一家人其他方面的开支。

加工面粉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，二十平方米的一个小房间里，电动机和磨粉机同时起动的怪叫声震耳欲聋、满屋乱飞的灰尘和面粉沫刹那间将你变成一个活脱脱的面人。所以，父亲头发和衣服上天天都有一层厚厚的面粉沫，孩子们都管他叫“面粉爷爷”或“面粉叔叔”。

七岁那年，父亲满含期待地把我送进学校，家庭开支加大了，父亲丢掉了伴随他二十来年的烟袋，这时，我也渐渐有些懂事了，放学回家后有时也做一些家务，父亲总不让我做太多的活，“看书去吧，多识几个字，给爸争口气”这是父亲常在我耳边叮嘱的一句话，回味着父亲饱含期望的眼神，在我尚未成熟的意识深处，已真切地感受到，我已经成长成了父亲眼中的一个星座，已是他手中最炽热、最跳跃的那粒阳光，当我第一次捧着“三好学生”奖状兴冲冲的跑进家门，把喜悦告诉他时，我清楚的感觉到他厚实的肩膀有些微微颤抖。

一九九五年暑期，我接到中专录取通知书，那天，父亲显得特别精神，话也特别多，从父亲的眼里，我看到一种比秋季大丰收还丰富的满足，我再次读懂了父亲含辛茹苦的深意！从那一天起，父亲便一直默默地为我打点行囊，他把无限的慈祥和爱抚全都打进我的背包，让我富足得不敢去面对他的目光，开学了，母亲洒下了一路泪水，父亲却塞给我一张车票，拎着我的包，默默的走在我身后，在八月略带凉意的晨风中，我发现父亲苍老了许多、憔悴了许多，两鬓的银发在晨风中显得分外醒目，我背负着一个永恒的信念起程，就在汽车起动的一瞬间，我捕捉到父亲眼里有一种晶莹的亲情在滚动，这份咸涩的情感足够让我咀嚼一生。

斗转星移，岁月如梭，如今我已在离家很远很远的地方，父亲也有些老了，每当我一次次带着一身的尘埃回到家中，父亲都为我准备了几乎凝固的温暖，让我游弋的灵魂找到了温暖的归宿，每次离家，父亲都为我装满了沉沉的叮咛和无限的牵挂，背负着父亲的嘱托远行，无论走到哪里，都越不出父亲的视线，始终不曾迷失自己。

滚滚的磨盘转过春的温暖、转过夏的灿烂，转过秋的丰收，转过冬的宁静，将父亲的两鬓转出银霜，也将他的希望——我转出“农门”，如今，磨盘依然在飞滚，父亲的岁月，伴随着他一颗不老的心在磨盘前一点一点的消逝，尽管父亲可以做很多轻松的事，但他依然不肯离开磨房，他不再奢望磨盘能为他转出新的希望，只是想多陪陪二十多年来使他沧桑，给他希望的亲密战友……

我的面粉父亲，你还好吗？